

全世 史界

世界逸史

Entire History of World

第三卷

立波 王再华 / 主编

吉林摄影出版社

903

K104
H3202
3

世界全史

SHIJIE QUANSHI

主编：何立波 王再华

吉林摄影出版社

第三回 三悍族 迁移英格兰 诸僧伽 传布基督教

词曰：辞别北欧故土，举族渡海西迁。

三支遍布英格兰，也现七国局面。

奥古斯丁一众，传经历尽艰难。

折服异说醒愚顽，端赖唇枪舌剑。

——西江月

且说地球之上，原本一片汪洋。后经地壳运动，遂有五大洲四大洋之貌。洲即大陆，洋即大水也。那洋大于洲，地球表面十分之七为洋，其余皆为陆地，故此，洲被洋所围。在大洋之中，也分布无数繁星点点般的岛屿，它们大小不一，大者甚至可称为陆，而小者甚至不成其为岛，时而露出水面，时而又淹没洋中。而近陆地之洋，或被陆地所围，只有若干出口，或被众多岛屿所围，世人乃称此为海。在基督神学中，这海、陆等皆被称为上帝所造，其实不然。

此外生于陆地各处的居民因环境不同，其生活习惯也有巨大差异。渔人依海而生，以打鱼捕蟹为业；陆人则射猎耕耘来维

世

界

全

史

持生计。是以，我们生存的地球本乃丰富多彩，各具其特色。

人类生存的陆地，大小不一，而以亚欧大陆为最。然这亚欧大陆由两部分构成，一为亚细亚洲，一为欧罗巴洲，闲言少叙，且说在欧洲大陆以西的大西洋上，有一大的岛屿，此岛本与欧洲大陆相连，后因地壳运动而成为岛屿，人称不列颠岛。

且说很久以前，所有大陆本为一块。后因地壳运动，大陆分裂飘移，才产生今之五大洲及其众多岛屿。那不列颠岛，由专家分析论证，亦曾附于欧陆边缘，而非今天之被海洋包围的岛屿。岛上的泰晤士河，那时也属欧陆上的莱茵河水系，且两河水脉相通，乃为一体。只是很久以前，地壳变迁，海水上涨，不列颠岛才和大陆分离，自成一块。后来的科学考察亦证明了这一点。

话说那不列颠岛，地形地势呈现出明显特点，那便是西高东低，北高南低。西部与北部高地丘陵起伏，适宜放牧；东部与南部地势平缓，河湖纵横，适于农耕。依据此种地形地势，人们把不列颠岛划分为三个地区：北部高地称为苏格兰，西部山区称作威尔士，中部与南部称为英格兰。此即今人所言之“英伦三岛”。

不列颠岛远离大陆，发展迟缓。但是，不列颠岛和欧洲大陆隔海相望，但也相去不远，最近处只几十海里，因此，虽有英吉利海峡横于其间，两地之间仍旧有着密切的联系。说来也怪，欧洲大陆的居民总源源不断地迁往不列颠。

实际上，首先来到不列颠的移民乃是欧陆西北海岸的长颅人，当时是公元前 4000 年。这些欧陆来客的文明进化程度较高，他们为不列颠岛带来新石器文化，从此之后，不列颠人开始用磨制石器。大约过了 2000 年，阔颅人又由欧陆西北的低地和莱茵河中游移居不列颠，因欧陆此刻已进入青铜文化时期，因此，这部分移民为不列颠引进开采金属的技术，促使不列颠岛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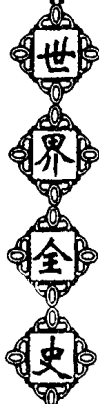
步进化。圆颅人以后,尽管小规模移民活动一直不曾中断,可是这些活动并未使不列颠岛的生产力状况发生改变。公元前8世纪凯尔特人来到不列颠,从而引发了铁器的冶炼与应用,生产技术有了进步。

外来居民的加入,使不列颠的生产技术大大提高。外来居民不但在不列颠岛传播文明,也曾将不列颠置于欧洲大陆君主的统治下。公元前1世纪适逢罗马帝国兴起,罗马大将恺撒在征服欧陆西部的高卢以后,率其麾下的罗马军团两度入侵不列颠。恺撒在那里大败土著人,且并未作过长久停留便回了高卢。

日后恺撒曾这样回忆:“居于不列颠岛内地之民,根据其世代传说,乃土生土长于该岛之上。住于岛之沿海地区的人等,皆为了劫掠财富与争夺生息之地,早先自高卢迁移过去,等战事完结,他们皆以为岛上生活更加自在富足,因此便留居当地,耕种田地,生儿育女,开始以岛上主人自居。”然而实际上岛上的居民都是由欧陆先后迁于岛上的。

凯尔特人究竟何许人也?恺撒有史以来第一次用文字做了描绘:凯尔特人留长发,人人生得身高体大,打仗之时,他们使用长剑,可是不穿盔甲,而是以某种颜料,把身体涂成蓝色,只见在战场上,凯尔特人操刀舞剑,冥冥青蓝,呼呼生风,令人生畏。

不列颠第二次被罗马人攻入是百年以后的事。那时,罗马皇帝克罗迪厄斯亲征不列颠,麾下一个军团随行前往。谈起罗马人为何再次入侵不列颠,其动机主要是为获取一种宝物。据当时之人传言,不列颠沿海盛产珍珠,此物在当地比比皆是,唾手可得。想到遍地银光闪闪的珍珠罗马贵人坐不住了。罗马人出兵,多半是受那珍珠的诱惑。然而,罗马人又把不列颠之行视为畏途。何也?因为在罗马人看来,这岛屿终究隐没于海洋之中,神秘莫测,而且当时有人传言,每当电闪雷鸣、风雨交加之



际,来自大洋的飓风掀起层层巨浪,猛烈拍打岸边的崖石,借此山呼海啸、天昏地暗之时,不列颠沿海经常出现兽人同身、半人半兽之海怪,它们张着血盆大口,穿梭往来于海上陆地。想到此,罗马人又心头发紧,不敢轻举妄动。

然而,对于贪婪的守财奴而言,即使面前是万丈深渊,他们也会冒险。因此,自恺撒以后,罗马人锲而不舍,数度侵入不列颠岛。可是这克罗迪厄斯和恺撒不同,他没有把自己征战不列颠的军功亲笔录入史籍,而是更甚一步,命人将军功铭刻在罗马城之凯旋门上,意为永久保留,供世人瞻仰。这位跳梁小丑到头来惹得世人对其嘲笑不已。

克罗迪厄斯以后,入侵不列颠成为罗马的必修课。说来也怪,财富越掠越多,但那海怪却从没出现过,以至罗马兵将反倒希望一睹海怪的真面目,于是乎,每当狂风暴雨天气、巨浪拍打礁石之机,许多人竟自结伙到海边眺望海中。每每观察,竟然无人亲见。从此,这传说乃渐渐不被人提及。如此一来,那罗马人便更加猖狂,入侵越来越频繁,甚至修建基地,欲长驻那里。

罗马人欲长期咬住这块肥肉,必须有牢固的驻地。因之,为戍守各地之军营运送武器给养、传递信息命令,首要条件便是筑路。罗马人在不列颠岛结合各地之地形地貌,修建了南北贯通、东西相连的道路体系,称为“罗马大道”。这罗马大道以伦敦为中心,朝外辐射出三条干线,第一条通到北方重镇约克,第二条直达西南方向的威尔士边地,第三条则指向西北,经彻斯特以卡莱尔为终点。这三条大路连接许多支线,曲曲折折,密如蛛网。此外,为了方便食宿与马匹的使用,罗马人还在罗马大道上设立驿站。真可谓用心良苦。

经过一番周折,罗马人认为自己圈定的领地万无一失了。然征服者和被征服者总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不管征服者在征服

之地推行何种亲善政策、如何以和平使者自居，终究在控制别人家园，被征服者总是企图反抗。是故，罗马人无法征服凯尔特人，更是不能得其心。而且不列颠国土广大，罗马军队怎能尽致控制？那凯尔特人身居暗处，且熟知地形，但罗马军队在明处，动辄都会受到监视，不定何时便会身后受袭。譬若在北方，虽罗马人足迹远至苏格兰高地，可是始终未能降伏居住在此的凯尔特人部落。罗马人修城筑壕、割地自保，间或掠抢民财，四处出击，俨然一副征服者模样。正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那凯尔特人避罗马军之人打游击战，暗中突袭，大肆侵扰，罗马驻军人心惶惶。

罗马人此举比之诸葛亮要逊色多了。君不见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数次渡泸，征服不毛以后，为稳住后方，令夷人永不谋反，曾采取用夷治夷的招数，此招数说起来也很简单，那便是先提重兵将你打败，接着从你等人中遴选官吏，自己管理自己，借此表示信任。因此夷人皆感丞相大恩大德，起码在一段时期内不思谋反之事。如果罗马人依孔明之计而行动，恐怕征服苏格兰不成问题。

见征服不得，罗马人只得以退为进，公元2世纪，罗马人修建了一道城墙，由索尔威湾至泰因河口。那时正逢罗马帝国皇帝哈德良统治期间，于是城墙就称为“哈德良城墙”。这城墙横贯东西，把不列颠岛拦腰断为两截，这项工程因地制宜、累土聚沙，耗时六年才最终完成。后来，这座城墙成为罗马人在不列颠留下的历史遗迹。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瞬已是公元五世纪初叶。此刻，欧陆上日耳曼民族的移民浪潮正如火如荼。那日耳曼人为何移民，这里姑且不表。只说那日耳曼人长驱直入，纵横驰骋，罗马帝国和不列颠岛之日常联系，便被这股股人潮所搅，结果互相隔

绝起来。俗话说，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在驻扎不列颠岛的罗马军团之中，有位名唤君士坦丁的普通士兵，见此混乱情形不禁大喜，以为出人头地之机已到。因此，他在不列颠发展武装力量，势力与日俱增。这君士坦丁有了实力，便不甘心居于欧洲一隅，于是在公元 407 年率军团由不列颠岛撤出，跨海来到欧洲大陆，欲和群雄决个我高你低。君士坦丁在高卢落脚，不期在此地受到罗马驻高卢军团拥戴，君士坦丁见麾下将帅兵卒越来越多，大喜过望，准备着大干一场。然而，天不随人愿，那罗马皇帝派兵讨伐君士坦丁，将其击毙，打碎了这位欲大展鸿图之人的美梦。

如此一来，罗马军团撤离不列颠，结束了其在那里的统治。凯尔特人见罗马军团远去，以为这下可以扬眉吐气、恢复主人地位了。不料虎去狼来，日耳曼人的铁蹄又踏上不列颠岛。他们是盎格鲁人、朱特人、撒克逊人，全称为盎格鲁撒克逊人。

不列颠这风水宝地盎格鲁撒克逊人垂涎已久，他们借口岛上各部族间争斗，特来劝解，于是登陆不列颠。盎格鲁撒克逊人嘴上作如是说，行动起来却另一套。等他们乘船渡海进入不列颠以后，竟不分青红皂白，对凯尔特人一概刀斧相见。凯尔特人尽管擅长操刀舞剑，也把颜色染身以造成恐怖形象，但终究不是膘悍凶猛之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敌手，几次对阵交锋，遂纷纷败下阵来，直至退到岛的北部和西部，凭借其山峦起伏的地形隐藏起来。就这样，盎格鲁撒克逊人陆续夺取凯尔特人居住的东南沿海及内陆平原，从而称雄不列颠。

进入不列颠的日耳曼人在进入不列颠的过程中因利益而纷争四起，你我为敌，无一宁日。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混乱，方达到平衡，不列颠岛上建成了七个小国。岛的南部三个小国皆为撒克逊人统治，是为苏塞克斯、威塞克斯、埃塞克斯；岛之中部

和东部是盎格鲁人的三个国家,即麦西亚、诺森伯里亚、东盎格
里亚;岛之东南部乃朱特人建立的肯特国。这种“七国分立”的
局面一直持续了几个世纪。

话说那盎格鲁撒克逊人原本居住在欧洲大陆的日德兰半岛
与威悉河、易北河流域。这一块地方闭塞偏僻,远离罗马文明。
盎格鲁撒克逊人不知罗马人为何方神圣,当然亦不知其信仰为
基督,他们有自己的宗教,他们的宗教是一种原始的多神崇拜。
盎格鲁撒克逊人平时也像我们中国那样,设祭坛、造庙宇,然供
奉之物既不是玉皇,也不是土地,更非孝儿烈女、文圣武圣之类,
而是将造物神、战神、雷神、生育女神等诸多神摆于供桌之上顶
礼膜拜。人们有何种需要便求助于何方神圣,这多神教也显得
很是实用。彼时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国王亦时常号称他们是上述
某一神的后裔,而众位神灵又是他们共同推崇的祖先。因为他
们需要众多神灵帮助解决多种问题,众神遂应运而生。那盎格
鲁撒克逊人的宗教信仰对欧洲文明影响深远。不管是当时还是
现在。

当时一位名叫格列高里的人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宗教产生
了浓厚兴趣。这位格列高里出身于罗马一世代显贵家族,这个
家族拥有巨额财富,而且凭借其财富左右罗马教会。格列高里
早先担任罗马执政官,后来看到教会在罗马的势力超出世俗政
权,他就弃绝俗世,隐修在修道院。在以后的日子里,格列高里
修建了好几座修道院,并且他亲自担任一座名为圣安德鲁修道
院院长之职。

担任院长期间,格列高里在罗马奴隶市场上见到了几位碧
眼金发的男子,他们与本地人举止迥异。格列高里久居罗马,见
惯本地人模样,此刻见到这几个男孩子,心中料定他们是由远处
贩卖到此地的外邦人。格列高里见这几个孩子生得异常可爱,

却不幸为奴隶之身，顿生怜悯之心，遂上前与之搭讪。这几人告诉格列高里，他们乃撒克逊人，来自遥远的的不列颠岛。谈话之中，格列高里发现他们相貌虽然可爱，却对上帝与上帝的福音一无所知。以格列高里的虔诚，他未免觉得外邦人对上帝太不敬畏，其罪莫大焉，可是格列高里毕竟是宽宏大量，心下暗想不知者不为罪。格列高里又想到，吾之上帝乃万物之神，造化天地万物，不列颠小岛，既不知上帝，想必乃化外之域，凭吾主之全知全能，吾等奴仆必可把上帝之福音传遍天涯海角。那格列高里征得教皇同意前往不列颠传教布道。然而途中又被召回，不列颠之行流产。

岁月如流，20年后，格列高里登上教皇宝座，称为格列高里一世。尽管身居高位、事务繁杂，格列高里依旧不能忘却20年前在广场之上遇到的几个金发碧眼的孩子，他时刻希望了却这桩20年前立下的宏愿。正在此时，他获悉来自高卢的一则消息，说有些不列颠人渴望聆听上帝的福音。格列高里闻听大喜，知道传播上帝福音于不列颠岛的时机终于来到了。但今日之教皇已非昔日的格列高里，鉴于他的身份，最终决定派一布道团赶往不列颠传教。

但是，究竟派谁去，这又成为一道难题。此中缘故皆出自“畏惧”二字，罗马城的神父们对外邦蛮夷之地皆深怀胆怯之心，不敢贸然去不列颠岛传经布道。考虑再三，格列高里选中了一个人，决定派他率领布道团前往不列颠，此人便是现任圣安德鲁修道院院长奥古斯丁。格列高里深知奥古斯丁的学识及人品，坚信其必达使命。

天遂人愿，奥古斯丁顺利接过任务。公元596年，奥古斯丁亲率由圣安德鲁修道院修士组成的布道团，共40余人，开始了不列颠之行。

不列颠路途遥远，且沿途多穷山恶水，奥古斯丁等人受尽了磨难。然而，他们尽管忍受了肉体上的煎熬，却始终不免心存疑窦、顾虑重重。想当初，他们跟随着院长踏上行途，但是，陌生的地域与语言，野蛮骠悍的异教徒……种种忧虑时刻都搅扰着他们的心。开始，这一干僧众每人均暗自忧虑，表面上皆故作镇静，丝毫不露忧心之色。但是越向西行，担忧越甚，及行至高卢，一修士按捺不住，言谈之中透出忧虑之意。众修士听他如是说，顿觉英雄所见略同，遂你一言、我一语，索性敞开心窗说亮话。如此一来众人莫不心忒忒，意慌慌，如身赴魔窟。

未久，大家愈发精神疲惫，前行已不可能。一行人驻足不前，议论开来。众人最后商定，推举团长奥古斯丁马上返回罗马，呈请教皇收回成命，余者在高卢待命，等得知教皇旨意后再作定夺，或继续西行，或向东折返。

此一回程自然又历尽千辛万苦。闲言少叙，话说奥古斯丁返回罗马，征尘未洗便径自觐见教皇。奥古斯丁去而复返，使教皇吃惊不小。满心困惑的教皇请他坐下，细说那个中缘由。

听完奥古斯丁叙述，教皇虔诚地作基督礼状，接着以慈祥的口吻低声言道：“我亲爱的孩子，尔等切不可疑虑重重。尔等现在所做的一切，皆为了主的事业。主能将其恩泽惠及万民，尔等身为主的奴仆，怎能惧怕山高路远、异国他邦乎！尔等西行前往不列颠，实乃完成主之旨意，而且有助于尔等灵魂得救。尔等精诚所致，上帝！必感其心，助汝完成使命。”

奥古斯丁听完感动不已，茅塞顿开。可是奥古斯丁又恐无法说服属下僧众，遂将此意向教皇陈述。教皇见状，马上修书一封，将上述一番话尽皆写入信中，再交由奥古斯丁转交众僧。教皇此刻亦是心下自责，后悔起初不曾帮助布道团解决具体困难，愧对跋山涉水的众僧人。念及此，教皇便取出一枚美侖美奂的

银制十字架与一幅彩绘圣像，赠与奥古斯丁，嘱他带在路上，乞求在上帝的护佑下完成使命。教皇又对奥古斯丁提及法兰克王国的主教都尔，说如遇难题，可向他求救。

此番折腾，奥古斯丁对不列颠之行义无反顾，誓死完成使命。历尽千辛万苦以后，来到高卢，和徒众会合。众人相见寒暄以后，奥古斯丁将面见教皇的经过一一告知众僧人，再取出教皇书信和赠物。众人一看，不约而同面向圣像和十字架，向上帝祈祷。礼毕，那奥古斯丁展开教皇书信，朗声诵读：

与其中途放弃一项有益的事业，不若起初就未从事此项事业。知难而退为懦夫，亦为上帝所不喜也。有鉴于此，我亲爱的孩子们，尔等应当完成此项在上帝的帮助下已经着手的事业。尔等不应因畏惧旅途之辛苦劳顿，更不应因语言邪恶之人的口舌而裹足不前。尔等应以满腔的热情和虔信之心从事此项事业。要知道，大量的辛劳之后必将得到终生的酬报。全能的上帝以他的仁慈保护你们，并应允我于罗马城等候你们辛劳之成果。我虽不能与尔等同行，然将分享尔等获得酬报时的喜悦。上帝保佑尔等一切平安，我最亲爱的孩子们。阿门！

听完以后，众僧人备觉心头宽慰，皆激动不已。既然前有上帝引领，后有教皇帮忙，还有何物值得畏惧呢？这样想来，众人便马上收拾行装，手捧圣像，高擎十字架，朝不列颠方向赶去。

在高卢都尔主教辖区，奥古斯丁拜见了这位主教。那都尔主教见奥古斯丁一行不远千里传经布道，自然钦佩不已，立即应允尽全力予以协助。因此选派手下一粗通盎格鲁撒克逊语的法兰克人，和奥古斯丁僧众同行，以充当通译。法兰克人也情愿为奥古斯丁牵马坠蹬，不及辞别家人遂欣然同往。那主教甚为热情，派手下人帮这群修士送到彼岸才放下心。

这塔内特岛实际上为不列颠的一部分，两地间只被一条又

细又浅的河流分开,人和马匹只需徒步涉水就可过去。奥古斯丁思虑再三,决定派法兰克通译前往拜见肯特国王,余者暂于岛上安歇。

那肯特国王名叫埃塞尔伯特。此人非同一般,在位这段时日,他励精图治,大大扩张了本国的版图。那通译拜见埃塞尔伯特,行礼如仪以后,便自我介绍说:“我们一行人来自罗马的布道团,有40人之多,此刻已抵达不列颠,此刻暂栖塔内特岛,我们来此地,乃为了传播上帝的福音,福音传播之处,会使子民尽享人间欢乐与幸福。”

只见那埃塞尔伯特听完后依旧镇定自若,他缓缓说道:“尔等姑且就留居在塔内特岛上,容我审慎考虑尔等今后的行止,再作定择不迟。明天我即派人把衣食送到岛上,尔等好生等待。”

此言着实令众人不解,国王既不反对亦不支持。这究竟为何?推其缘由,盖因埃塞尔伯特之妻,也便是肯特王后就是一名天主教徒。这位王后名叫伯莎,出身法兰克王族。是年埃塞尔伯特从不列颠岛亲到法兰克向伯莎求婚之际,伯莎父母即有言在先:远嫁不列颠可以,然而必须允许伯莎奉行天主教。埃塞尔伯特同意了伯沙父母提出的联姻条件,正在伯莎渡海远嫁之时,一个名叫卢德哈德的法兰克主教跟随送亲仪仗赶到不列颠,专门为伯莎主持礼拜仪式。故此,这天主教于埃塞尔伯特并不陌生,他见有人来此传教,心中窃喜。

不久,国王亲临塔内特岛,几个随从跟在其后,只见他在一空地上坐下来。在这露天地里,埃塞尔伯特传下号令,召见奥古斯丁布道团一行。这肯特国王为什么不寻一处殿堂、摆下仪仗再接见远方使节,方才显得隆重正规?这里自有文章。却原来,盎格鲁撒克逊人向来崇信巫术,认定行巫术者有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可通鬼魔施妖法以害人。可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相信,凡搞

巫术，在室内比在室外更有威力。国王对奥古斯丁一行人心存疑虑：倘借传教之名行苟且之事，那便如何是好。

那埃塞尔伯特下令召见远方传教士，那奥古斯丁众人马上来拜见国王。只见为首两位修士手擎银制十字架与彩绘圣像，其余众人口中念念有词，吟诵祈祷文，其内容既为他们自己，亦为埃塞尔伯特祝福。团长奥古斯丁在埃塞尔伯特对面席地而坐以后，不等国王开口，就开始宣讲上帝的福音。埃塞尔伯特亦不加阻止，只静静地洗耳恭听。及至最后，奥古斯丁说：“圣教会乃吾主耶稣基督亲自创立，凡信仰上帝之言者，均可领洗，加入圣教会，即为上帝子民，从而救赎灵魂，待升入天堂后尽享永恒欢乐。”

奥古斯丁眉飞色舞，滔滔不绝，埃塞尔伯特静静细听，然后说：“刚才你的言辞与允诺十分动听，但在吾等听来，未免觉得很生疏。吾辈不敢擅择善恶，所以不能马上放弃固有宗教，而改信尔等天主教，此其一也。其二，念及尔等远道而来，辛苦异常，而且据我观察，尔等是欲把天主教传入吾邦，精神可叹可嘉。有感尔等一片赤诚之心，吾将不阻挡尔等在吾邦传教，需当尽吾所能，为尔等提供衣食住行诸多方便。最后，愿尔等尽其所能，赢得不列颠人皈依天主教。”埃塞尔伯特不愧为一个英明的君主，他说到做到，对来客关爱备致。

布道团被请到坎特伯雷城居住，在那里有一座著名的圣马丁教堂。那法兰克公主伯莎嫁来此地之后，曾把这圣马丁教堂修葺一新，重新启用。她在这里祈祷、作礼拜，多年不曾间断过。那奥古斯丁布道团进驻坎特伯雷后，便在此座教堂安身。他们一心向着上帝，不染一点杂念，专心于祈祷静修甚是虔诚。

功夫不负有心人，肯特人耳濡目染，终于感动于上帝的宽厚仁心。人们在圣马丁教堂四周往来，发现那布道团众修士的生

活起居，竟然与他们所宣讲的圣徒之生活毫无二致，这些外来修士好象无私无畏，从不惧怕遭遇不幸，乃至随时准备为上帝的事业献身殉难。就这样，布道团不但以言辞，而且用圣洁的生活争取到了最初的教徒，于很短的时间内，便有许多肯特居民接受洗礼，迈入天主教会的大门。从此圣马丁教堂门庭若市，大批教徒赶来朝圣。

有道是，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终于有一天，国王埃塞尔伯特亦接受洗礼，皈依耶稣门下。国王入主天主教，却没有迫令其子民加入，在这一点上，他主张来去自由。这其中的道理还是那位来自法兰克的主教卢德哈德说给他听的，卢德哈德曾告诉他，礼拜上帝乃自觉自愿之事，你不敬爱上帝，上帝怎能收你为子民？埃塞尔伯特自入教后便经常光顾圣马丁教堂，他在那里和众多教友平等相待，好象生活在天国中的兄弟姐妹一样。这样一来，虽然他不强迫臣民加入天主教，可是教堂内和谐友爱的气氛使众多臣民向往之，因此纷纷接受洗礼成为上帝的子民。至此，奥古斯丁布道团在这里功德圆满。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瞬间已是 601 年。这一年，罗马教皇格列高里一世朝不列颠派遣第二支布道团，布道团为留居不列颠岛的奥古斯丁带来一封教皇敕书和一件大主教祭服。根照教皇旨意，奥古斯丁被任命为首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其大主教座堂便是坎特伯雷城内之圣马丁教堂。如此一来，不列颠天主教会正式成立了，但它在事实上仍隶属于罗马教廷。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诺曼底 打败哈罗德 威廉兵 进驻英格兰

诗曰：挥师渡海夺王冠，哈斯廷斯血战酣。

直取伦敦登宝座，征服徽号属威廉。

话说不列颠成为各国入侵之目标，盎格鲁撒克逊人进入后遂形成苏塞克斯、肯特、东盎格里亚、威塞克斯、埃塞克斯麦西亚、诺森伯里亚等七国。七小国创建之初，势均力敌，七雄对峙，谁也不能左右对方。以后几百年时间，这些盎格鲁撒克逊人尽管都作为不列颠岛的征服者，土著已被撵到山林，可是他们之间互相倾轧，攻伐不已。争斗下来，不管是以智取胜还是恃勇夺人，凡强者都以“不列颠之主”自封，而计穷算度不周或者无良将勇卒者，自然败兵，不得已排座次在最后，对强者俯首称臣。如此数百年战事不断，狼烟蜂起，不列颠岛笼罩于腥风血雨之中。期间不列颠之主频频更迭，但是在 829 年，威塞克斯国王爱格伯特最终统一不列颠。

不列颠完成统一以后，盎格鲁撒克逊人在英格兰之王统一脉延续 200 年。200 年，转瞬即逝。公元 1066 年 1 月 5 日，英格

兰开国元勋爱格伯特王位的末代传人申信者爱德华辞世。因为爱德华身后无继嗣之人，因此王位悬空。如此一来，争夺王位在所难免，一场大战在即。

尽管觊觎王位者不在少数，但真正有实力问鼎者只有三人，他们是威塞克斯伯爵哈罗德、诺曼底公爵威廉、挪威国王哈罗德。两个哈罗德既非兄弟，更不相识，同名而已。这三人早想登上英格兰国王宝座，只是碍于爱德华为王族血统，名正言顺，而且身体康健，因此三人都无由抢班夺权，只得于暗中布排力量，安插亲信，潜伏爪牙，招兵买马，忍辱待机。爱德华在世之际，这三人各怀鬼胎，倒还未有明火执仗、大动干戈之事发生。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伺机而动乃为上策，只等那爱德华辞世，彼时再见分晓不迟。

三人虽势均力敌，但也有高低之分。这三人中，惟有威塞克斯伯爵哈罗德植根英格兰，土生土长，基础雄厚。可是哈罗德能有今天，全仗其祖上的阴德。哈罗德的家族世代为豪门贵族，其祖父曾是苏塞克斯国王手下一名亲兵，追随国王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国王也不亏待部下，每立一次战功便敕封一块领地，所以积累下来，便奠定了家族之基业。到哈罗德之父戈德温一辈，家族势力更是极度膨胀，英格兰人有不知王者，却无人不知戈德温。戈德温能够成就大事，也是时势所造。

实际上，古代“北方人”为欧洲斯堪的纳维亚与日德兰半岛的人。北方人因居住之地土地贫瘠，不利耕种，于是世代以海为生，极擅造船航海之术，而且他们身居冷温带，甚为膘悍强壮，喜欢斗斗挑衅之事。从公元8世纪起，北方人多次袭击不列颠沿海，烧杀劫掠，如风一般刮来，潮水一样退去，其快速迅捷，无其他欧洲民族可比。北方人如此杀残，令盎格鲁撒克逊人闻之色变。